

人文学科的 当代挑战（下）

■ 汪晖

2016年12月20日晚，
“人文清华”讲坛第七讲请来
汪晖教授。汪晖教授在题为“人
文学科的当代挑战”的演讲中，
提出人类发展进入全新阶段，
作为对人的研究，当代人文学
科面临重大挑战。



现代人文学科与知识界的形成

最后一个方面，现代的人文学科跟知识界新知识群体的形成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所以专门化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文化运动相互促进，这是近代人文学科和思想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我们都知道晚清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卷入政治的辩论，同时也卷入大量知识的辩论。20世纪建立民国后，1915年出现了文化运动，出现了不同的文化派别，发生了剧烈的文化冲突和斗争，一直到五四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文化运动激发起的思想争论对于现代知识的促进作用，并且使得一代学者跟社会、政治甚至科学变迁保持着某种密切的关系。比如我刚才说的科玄学论战里面，丁文江是科学家，梁启超、胡适通常我们看作人文学者，可是他们是作为一个知识群体、一个所谓知识界在互相辩论，他们不是停

留在各个有局限的、纯粹的分科之学里发生争论的。

如果没有独立的知识领域，没有知识界的争论，人文学科的发展、思想的激发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没有分科之学、没有专门之学，任何一门知识长足的发展都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没有知识领域的相互激发，思想能够把握时代脉搏、能够抓住核心问题、能够提出人们关心的共同问题的能力又是有限的。所以思想运动跟学术发展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上世纪80年代也有过文化的争论。我自己在90年代有幸结识《读书》杂志的作者，后来也成为编辑。《读书》杂志在我们做编辑的过程中，我常常说它是圆桌：来自不同领域、思想派别、观点立场的人，可以在这个圆桌上发生重要甚至激烈的辩论。这些辩论能够促进知识的发展，促

进年轻一代探求问题的热情。这跟今天的条件非常不同，我们今天的大学里，很多知识领域包括学术项目，都是以项目为指导的。算学术成果的时候要看看 SSCI、CSSCI 等等这些所谓的统计制度，表示我们的进展。但是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那么长的思想进展当中，恰恰是最灵活的那些思想争论所激发起的学术和思想的进展最值得我们重视，而不是这些统计的数字。同时这样的进展能够促进我们知识的生成。

所以，我觉得这四个历史前提，能够让我们对现代人文学科有个基本了解，明白它的力量、局限和弱点，理解今天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个人觉得今天的问题都跟我们提到的人文学科的前提有密切关系。

当代人文学科的挑战之一：学科分布及与传统的关系

我要提到的第一个人文学科面临的挑战就是，伴随着全球化、区域化的进程，人文学科的内容和分科都面临新的调整。因此需要讨论如下问题：如何估价现代人文学科的学科分布？如何思考人文学科与不同人文传统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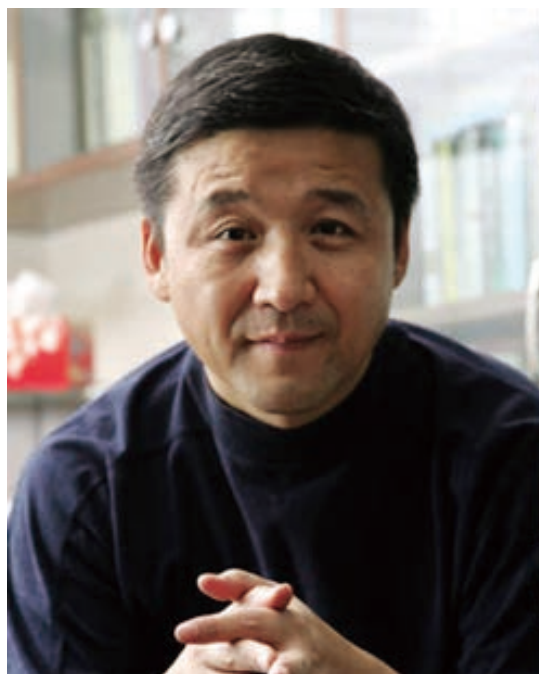
我先从后一个问题、人文学科的不同传统开始。我刚才说到分类，现代分类跟传统知识之间的差异问题，事实上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们到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里都有自己文化的内容和一套规范，有它历史形成的脉络。但是这些脉络今天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囊括到一种西方式的近代分类学里了。我们怎么去估价自己的人文传统，我们怎么估价在这个人文传统当中产生的旧成果和新成果对于当代的意义？我们要重新去看待这样一个问题，这是现代历史这个学科形成过程中



北京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自然被排斥和压抑的部分，我们要重新调动起来。在今天的知识分类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现代的学科制度跟我们自己的知识传统、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刚才也说了，现代的学科制度是跟东西关系、跟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密切关系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面，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到两种不平衡的分类。一种是从 19 世纪开始，由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许多帝国中心地区的国家发展出了大量关于周边地区或地球上其他地区的知识。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和其他的学科，都是伴随着帝国对世界的扩张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所谓早期的区域研究。这个研究到二次大战之后又跟冷战的构造密切相关。今天去看英国、美国，甚至日本的一部分知识，跟它的早期帝国经验是有密切关系的。而在其他许多国家，为了建立自己的民族独立，大量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自身历史上面。这不是偶然的現象。我们看一看历史系，不仅是在中国，哪怕是德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它的历史系一定是自己国家的历史研究占据了整个学科的绝大部分。我有一次在德国，当地学者说他们的历史系大概 75% 以上甚至 80% 的学者、教授是研究德国史的，其



汪晖教授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教授

他 20% 多是研究全世界的历史。这跟美国的情况是有所差别的。美国有非常发达的区域研究传统，这跟美国的历史有关。在我们中国，很明显，至少在当前，我们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除了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之外，主要是关于欧美的知识，发达国家的知识。关于亚洲周边、非洲、拉丁美洲，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有发言权的学者大概寥寥无几，整个知识领域处在非常弱的状态。更严重的是，由于知识领域相对弱，也难以激发起人们投身于这些知识、工作的热情，年轻一代，青年才俊很难进入这些领域。这个问题在今天我觉得尤其需要改变。首先要改变我们知识的视野和分布。第二个改变是要超越过去殖民主义的知识、冷战的知识，形成新的、全球的关于不同区域的知识，人文的知识。这些知识不仅是在分类意义上，还是提出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

昨天，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邀请乌干达的一位学者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到清华做讲演。他在讨论中问道：中国在非洲做了很多基础建设投资，但我们还是想

知道，中国到底要给这个世界什么样的新秩序，什么样的新想象？有没有这样的新秩序和想象？这不光是知识的问题，也是价值和世界观的问题。全世界的人都在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挑战，对大学将来的变革也是一个重要挑战，这是第一点。

当代人文学科的挑战之二：如何重新界定使命？

第二个挑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把人类导向一个彻底的——用社会学家韦伯的语言叫“脱魅”——也就是从宗教世界领域脱离出来的世界。德里达说“无条件追问”，追问以后好像神学世界观垮掉了。但今天是什么现象呢？恰恰相反，伴随着世俗化、市场化的深化，宗教和各种传统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在这个语境中如何界定人文学科的使命？人文学科似乎是介于两种力量之间。一种是经济的力量，尤其是拜物教的力量。人的价值、人的精神在这样的拜物教面前到底处于什么位置？这是我们人文学科要提的第一

个问题。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这样的拜物教的盛行，对它的反对重新出现了。并不是说过去没有，而是世界范围内又出现了宗教复兴的现象。人文学者、人文学学科的形成本身就是在跟宗教世界观的斗争、博弈、纠缠，既内在于它、又是在摆脱它的历史过程中诞生的。所以过去常说，现代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是以上帝之死作为前提的。但现在，上帝没死，上帝又复活了，而且是诸神在复活。在这种现象下，我们人文学者，尤其是中国的人文学者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每个不同的传统，包括它的宗教传统，都包含着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部分，我们可以从里面寻找到一部分价值。但人文学科本身是关于人、不是关于上帝的知识，它是新的知识。世俗和宗教的分野，本来也是在欧洲启蒙运动历史里产生的。但是中国现代人文传统能不能提供一些方法和价值观，去理解这样的当代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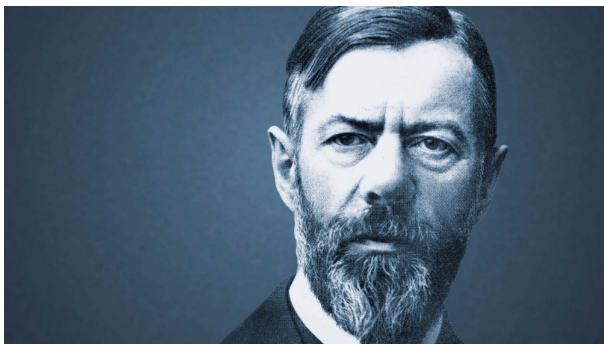
其次，中国不像欧洲，不是在一神教历史里出现的文明。中国从来都有不同的宗教和其他的文化因素，它的主体是人文的，或者说是世俗的，虽然在这里使用“世俗”已经有点问题，因为世俗概念往往是跟宗教二分产生出来的。可是在中国，世俗的问题跟宗教的问题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分野。在中国历史里，那样一种比较能够容纳多样性的人文传统，对于当代世界有没有一些意义？我在这儿不给出答案，我希望大家能够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象，我们人文学者有必要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挑战的是现代知识的许多前提。我们都知道在欧洲，包括北美，他们在讨论最近的宗教问题时，重新讨论的是政教分离、政教重组、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分界，这些分界是现代自身构成的，既是它的知识前提，似乎又是它的信念来源。正因为这样，这个挑战除了一般我们说的宗教问题外，提出的也是知识上的挑战，我们需要回应这个挑战。我们用什么样的思想和学术的资源回应和思考这些问题？这是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当代人文学科的挑战之三：如何界定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第三，我刚才也已经反复讲到，现代的人文学科是在和自然科学的联系与分离当中诞生的。如今，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生态科学等的发展，正在对人类的存在方式产生影响。在学科分立的条件下，如何重新界定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人文学科如何既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汲取营养，又对它的发展保持批判性的反思？这是整个现代人文学科的使命之一。

20世纪出现的一个状况是，因为科学主义将科学方法运用到一切方面，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使得人文学科获得了自主性。在获取人文学科自主性的同时，渐渐使得人文学科的训练和它的知识领域与自然科学的进展之间脱开了距离。今天我们看基因技术或者人工智能，它改造的是什么？基因技术可能会改造生命本身，人的再生产有可能因此发生变化，人的寿命由于财富的积累、技术的发展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人的社会关系不再是家庭关系或普通的社交，也在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现在有了数码技术，在网络上，年轻一代几乎与生俱来，他的社会关系、社会身份很可能是多重的，传统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对于人和身份的认识，可能由于对技术的不了解，或者是不能内在追踪它的发展去理解这个变迁，而无法对这个现象做出有效的回应。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发展本来提供了我们一些机会，但是我们需要对这个过程、对它的边界加以反思。我们继承近代以来对科学主义批判的成果，但是同时如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何思考整个现代社会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对我们人和社会的影响？我们关于人和社会的知识如何跟自然科学之间重建新的关系？既是相互联系的，又能够有批判的、自主性存在的，这个新的关系到底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重要问题。

当代人文学科的挑战之四：如何评价数码时代的人文学科？

第四个挑战，我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数码技术的发展使得人文研究的领域和边界发生了重要变化，尤其是跨语言、跨地域、跨文化的研究，因为技术发展而获得了新的空间。怎么样去估价数码时代的人文学科，这个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一定程度上，数码技术所提供的新空间也是一种所谓的空间革命，我们讲空间革命，过去是陆地，到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航海技术的发展、海洋时代的到来，是新一轮空间的革命，导致了人类对于国家、主权、领土范围、整个自然的边界和其他各方面的知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新一轮的空间革命带来的变化是什么？人文学科的学者和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必要思考这样的问题，回应这样的挑战。

当代人文学科的挑战之五：学术分科条件下的挑战

最后一点，也是刚才我已经提到的，学术分科条件下的挑战。学术分科有其合理性，如果学术没有分科，是很难持久积累和发展的。但是人文学科、人文教育如何能够成为新思想的发源地，而不只是一般意义的专门知识的积累？如何在专业化的背景和市场化的条件下重塑一种真正具有自主性的知识领域和知识界？也就是说，它要形成一个文化的和知识的新空间，来思考这样的挑战。我觉得这是在19、20世纪，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地区都可以看到的成果。如果没有一个相互激发的知识、相互自主的知识领域，新思想的发源是比较难的，专门学科之间跨界的对话是比较难的，这些知识领域的对话和不断涌现的社会



数码时代给人们知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变化

和现实问题之间关联的呈现也是比较难的。

所以，在这些意义上，我们确实有一点困惑。一方面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源包括研究资源，越来越系统、制度化的研究条件好像在改善；但是另一方面，反过来说，这样的知识领域反而变得越来越少了。当代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当代世界在我看来，是19世纪和20世纪形成的那些基本前提和范畴遇到巨大挑战和危机的时代。我们看看美国的选举、英国的状况，包括我们自己社会许多的变迁，我们既有的知识范式很难完美地解释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部分反思，如果看媒体各种各样的讨论，绝大部分是技术性的。市场波动、金融波动了，我们请一个学者讲一讲，但很少再出现在19、20世纪针对这样现象的大规模知识运用和文化讨论，因为现在需要讨论前提性问题的话，没有新的知识领域的形成是比较困难的。很可能一个知识领域不断往前的过程，是被它的自身逻辑、被资本投资的逻辑、被其他逻辑推动着，而无法反思它出发的前提和最终要达到的目标。这是我理解的今天人文学科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事实上也在挑战人文学科在近代形成的那些前提，我们到底怎么思考这样的问题？

我今天讲的基本上是关于人文学科的历史和面临挑战的讨论。我希望激发起更多同行、朋友和同学们共同的讨论和探索。✎